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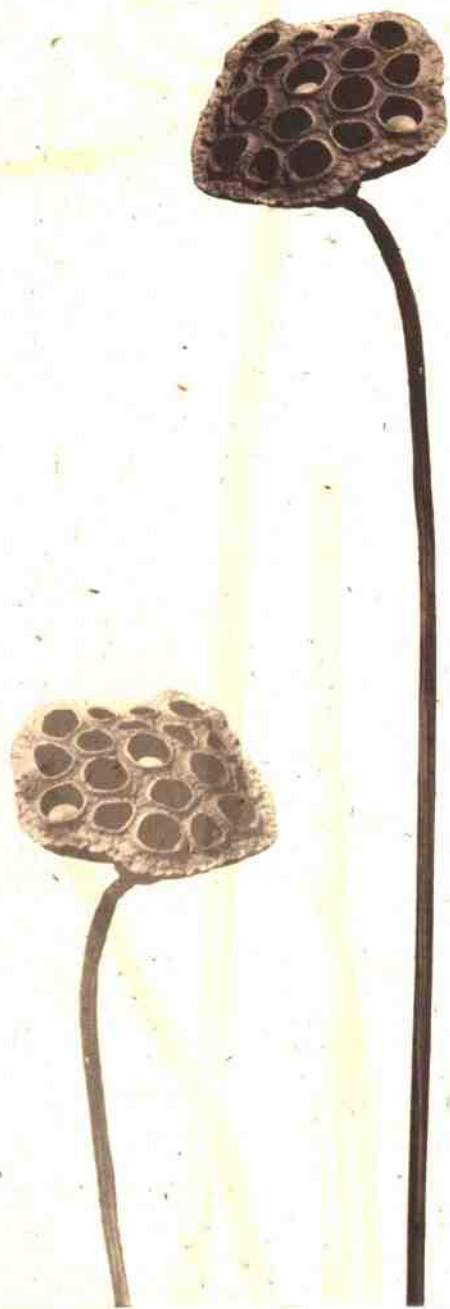
● 国学传承丛书
丛书主编◎谢俊美

花落春仍在

俞樾和他的弟子

张欣◎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 国学传承丛书 丛书主编◎谢俊美

花落春仍在

俞樾和他的弟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落春仍在：俞樾和他的弟子 / 张欣著. —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1

(国学传承丛书)

ISBN 7-5406-6156-9

I. 花... II. 张... III. 俞樾(1821~1907)—传记
IV. 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0518 号

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 472 号 12-15 楼)

邮政编码：510075

网址：<http://www.gjs.cn>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24 开本 10 印张 1 插页 200 000 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ISBN 7-5406-6156-9/K·114

定价：2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20-87613102 购书咨询电话：020-34120440



俞樾像

张欣◎著

广东教育出版社



目录

引言 花落春仍在	1
第一章 末世华章	5
一、淡烟疏雨落花天	6
二、无可奈何花落去	11
三、乱世飘零抱遗经	23
第二章 坐拥皋比	29
一、师友点拨辟蹊径	30
二、皋比一席早安排	35
三、两载紫阳结文缘	40
第三章 精舍传经	55
一、湖山胜地讲经术	56
二、精舍课艺传家法	63
三、经史门秀三千士	68
第四章 俞楼雅集	79
一、“徐辟”、“彭更”成俞楼	80
二、殷殷唱和弟子情	86
三、最是相知有花农	94

目录

第五章	桃李门墙	103
一、	后学畏友戴子高	104
二、	宋子燕生识绝伦	113
三、	沧海门生问字来	120
第六章	薪火相接	127
一、	不拘门户惟求是	128
二、	通经致用容汉宋	135
三、	开启学术新纪元	141
第七章	著述传后	153
一、	群经诸子两平议	154
二、	吴山越水著述留	162
三、	名山著述可能传	172
第八章	右台归真	179
一、	茶香雅室寄真情	180
二、	右台仙馆存真我	188
三、	一曲小园遗家风	198
	俞樾生平与学术行年	213
	主要参考书目	233
	后记	238

引言

花落春仍在

俞樾在晚清学术界享有盛名，不仅是因为他留下了皇皇五百卷的《春在堂全书》，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先后掌教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长达33年之久，弟子门人众多，门下精英辈出，其学术与教育思想影响了同治、光绪年间的许多学者。他既是晚清汉学的最后绝响，又是清末民初学术重新崛起的前奏。

儒家经学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精神支柱。文章关乎着国运，学术与时代相关联，世上是不存在纯粹的“书斋之学”，晚清的中国尤为明显。虽然鸦片战争的炮火扭转了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规律的时钟，社会思想的跌宕起伏代替了专制压抑下的宁静，经学研究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化，但只要是封建的国家机器还在运转着，经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就不会变，它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会变。所以说，以经学为中心内容的乾嘉汉学的学术之花，尽管到了道、咸之际已经开始萎谢，可直到太平天国运动前，却仍然是学术界的主流。

“咸同之乱”使得清学的发祥地及根据地江浙受到巨大的摧残，文献荡然，学术基础几乎破坏殆尽。学术研究可以因战火而一时中断，但学术思想的传承却不可能因此而消亡。战争过后，伴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文化开始修

复，思想重新整合，时代呼唤着能以“学术正人心”的经学大师的出现，俞樾的学术研究便适应了这一时代需要而产生，成为晚清学术发展史中不可逾越的一步。道、咸之后，乾嘉学术鼎盛已成明日黄花，可作为清代学术精华的考据学，在学术研究中所显现出的方法论价值却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继起的各种新学派之所以能依旧沐浴考据之风，这其中俞樾学术研究与实践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在的许多学者大都简单地把俞樾列为文化守旧派（或保守派）的行列，实际上这与他的思想极不相符。俞樾在学术思想上是十分开明的，无门户之见。他曾盛赞廖平的《今古学考》，也曾赏识康有为从廖平著作中化出的《新学伪经考》；他对现实社会给予积极的道德与人文关怀，主张清朝要实行“自改革”，其思想是趋新的；他希望社会在稳定中变革，赞成改革科举制，但又担心废弃它而引起社会动荡，反对过度强化中央集权，拥护曾、李等地方大吏领导的洋务运动，但又积极维护皇权。仅就此，就可以认为俞樾的“中学”思想不能简单地归于“旧”，而在某些方面应归于“新”。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不能因为俞樾思想中“西学”的东西少，就认定其思想旧，其实近代文化主要是“中学”新陈代谢的产物，俞樾的思想明显体现了这一精神。

俞樾是“同治中兴”时期文化复兴与整合的主将，其学术研究与教育思想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史称“先生训诂主汉学，义理主宋学，教弟子以通经致用”，也就是说他的治学方法是承接“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但学术思想又是继承了曾国藩“汉、宋兼采”的经世致用理论，绝非一般不问世事的腐儒之辈。在19世纪90年代前，士大夫的政治理念依然是靠“通经”来“致用”，在传统文化中寻求救国的灵丹，俞樾的经史教育正是适应着这一文化背景展开的，因此，是符合历史发展的。

俞樾教育弟子时主张学术自由，不分今古与汉宋，惟是而从。所以，弟子们游其门下，则可以专志一途，治学较少门户之见，研究范围也比较宽，呈现出“百花齐放”态势。他倡导弟子们关怀现实世界，尊重每位弟子的人生与学术定位，并希望能以正学术来正人心，最终达到以学术、教育来扶植世教的目的。黄以周专心向学，“不拘门户惟求是”，以传经明道为自任，即使对父亲的著作，也时有订正，被其父视为“诤子”，被俞樾夸为“佳士”；戴望一生转益多师，作《论语注》，专门用公羊家法阐释《论语》，被俞樾称为“一家之言”；“通经致用容汉宋”的朱一新，敢于痛斥大太监李莲英，被俞樾认为最具“书生意气”。此外，门生中如维新名士宋恕，雄视艺坛的一

代宗师吴昌硕，晚清戏曲史上的才女刘清韵，敢于疑古的今文经学家崔适等皆不同凡响、有名于世。虽然弟子们的学术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经世致用”。

俞樾是经师，更为人师。他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塑造弟子们，也公开地为弟子们能“立行”于后世而“立言”辩护。吴大澂在花甲之年自请率湘军赴辽抗日，战败后被处以革职永不叙用。与他的同学张佩纶一样，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落后而酿成的民族悲剧，却使他们的一腔爱国、报国之情化作了一场人生噩梦，怎能令人心平啊！俞樾公允地评价说：“愤外侮之侵袭，感中国之积弱，抚膺太息，毅然请缨，诚古人臣急病让夷之义也。”袁昶被杀后，俞樾对五大臣理性的爱国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表现了他对近代爱国主义内涵的正确理解。

翻阅俞樾一生与人交往的记录，可得出两个字，那就是：一重“情”，二重“名”。在这种“情”中，有亲情、爱情、友情和师生情。其亲情、爱情令世人感动，更让弟子们景仰；其友情和师生情作为士林佳话在当时就已被人们传颂。徐花农、王梦薇等众弟子与老师在俞楼雅集的美谈，东瀛弟子井上陈政自日本寄送樱花的海外情，俞樾于右台仙馆烧制“西湖醋鱼”招饮宋平子（宋恕）的情景，“富寿砖铭”分送弟子们的雅趣等等，都将和“俞樾与弟子”的师生情永存。

当然，在这师生情中，也有痛苦的一幕。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日益高涨的浪花已不时地溅进了诂经精舍平静的书斋，章太炎最终走出诂经精舍，参加了强学会，编辑《时务报》，弟子王修植甚至在天津放走了康、梁。面对亡国灭种的时局，俞樾并非无动于衷，他曾对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以及设强学会于北京等事件颇为赞叹，并惊诧其为奇士，也曾鼓励弟子章太炎跳出纯粹的考据学，在学说上与康有为为一争高下，还时常与弟子宋恕探讨维新方案。应该承认，俞樾对于门生们的爱国言行，从未作出任何反对的表示，但他的政治态度有个底线，那就是不能超越忠君爱国。国者何？朝廷是也！因此，他欢迎学生在学术上创新，甚至可以容忍门生们一些过激的政治举动，但却不能容忍他们在政治上反叛朝廷。当章太炎在言论上已多有“越轨”，甚至割掉了辫子，这就超越了俞樾的底线，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便要削除这个学生的门籍。这对俞樾来说，当然是痛苦的，也是无奈的。毋庸讳言，从内心深处来说，也在俞樾那颗忠君的心上留下了一条永远磨不掉的伤疤。后来，章太炎在1906年《民报》第9号上发表《谢本师》一文，宣布断绝师生情谊。这样一桩发生在春在堂上本来无人知晓的事，经章太炎之

手，师生之间的“隐私”大白于天下，一向重情的曲园老人也许真的受不了恩断义绝弟子的做法。

每个人在人生旅途上都会遇到挫折，是自弃，还是找准人生的定位继续努力，俞樾的奋斗经历给了后人极大的启示。俞樾自16岁入县学到35岁被简放到河南做学政，仕途上可谓是一帆风顺。在深受咸丰皇帝的荣宠、面对清王朝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久思效北海一鹗之举”的俞樾，却“因循未发，坐损年华”。咸丰七年（1857）秋，因试题割裂经义案，俞樾遭到御史曹登庸的弹劾而被罢了官。这一政治阴影，让俞樾一生挥之不去，政治抱负也毁于一旦。作为家国的忠臣孝子，他没有能力效法恩师曾国藩去“经世致用”，拯救社稷危难，成一代中兴名臣的勋业。但俞樾明白以自己的书生之才，抱定以学术为归依的宗旨，用经史著述和培育人才去扶植世教，依然可以完成自己的人生抱负。

俞樾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颇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得力于三无：一曰无钱，二曰无官，三曰无能。虽说俞樾自称“三无”，但却存“一有”，那就是文士名心不能忘怀。士大夫讲究于后世要立言、立德、立行，才能流芳后世。无官的俞樾难于“兼济天下”，不能靠“立德”和“立行”留名于后世，只剩“立言”一途了。因此，他“伏案二十余年，著书二百余卷，盖月得一卷书”，得到了老师曾国藩的大加褒奖，他满意地把俞樾与自己另外两位官场得意的门生李鸿章、丁日昌相媲美，留下“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俞荫甫真读书人，丁禹生真作官人”的士林美谈。能与中兴名臣同一拼命，这真是殊途同归啊！

著作是俞樾的生命的灵魂，他十分希望自己的学术能够有人传承，更期望著述能够有功于后世。他十分自信、却很有自知地说：“曲园乃新旧过渡之大步头也”。“吾一生无所长，惟著书垂五百卷，颇有发前人之所未发；正前人之错误者，于遗经不为无功。敝帚千金，窃自珍惜。”对自己在晚清学术传承进程中的地位作了盖棺定论。俞樾十分清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已没有了平心静气做学问的社会环境，只能寄希望下一个轮回了。花虽落了，但学术的春天不会完结，因为这是华夏民族的国脉所在。

让俞樾始料不及的，正是他在教育弟子时，所提倡的学术研究自由的思想火花，才使得古文经学注入了民族主义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也导致了章太炎“叛君爱国”思想的产生，最终使学术导向了政治。而章太炎真正搞起了纯正学术时，已到了自己的晚年。这种轮回不是什么章太炎“颓唐”，而是他学者本性的回归。



第一章

末世华章

一、淡烟疏雨落花天

当中国历史进入19世纪的时候，近一个世纪的康乾盛世已成明日黄花，孕育和蓄积在盛世时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已化成社会激变凸现出来。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的一天，兴起于华北的天理教会众以清宫中的太监为内应，竟攻入了紫禁城。虽说起义很快就被镇压，可每当嘉庆皇帝望见射在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时，便寝食不宁，心急如焚，惊呼：“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尽管后世的史学家大多肯定嘉庆帝在位期间，有励精图治的雄心，但面对变起一朝、祸积有素的国运衰败之象，嘉庆帝最终也表现出力不从心的无可奈何。1821年，在位25年的嘉庆帝带着对世事的愤懑和忧虑，撒手西去，把个江河日下的大清王朝传给了道光皇帝。俞樾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四海变秋气”的末世之秋。

在历史的旧景即将重演时，士大夫们依旧谈论着如何利用经学“致用”，如何从圣人的典籍中寻找“更法”、“改图”的救世良方。殁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大思想家龚自珍，用诗人的口吻道出了此时大清王朝的态势和时序，那是一个上与下俱困的时代。上面是“一祖之法无不蔽”；下面是“山中之民，一啸百吟”。山中之民将会在走投无路时揭竿而起，历史进程的时针已经拨到了改朝换代的倒计时，大清王朝岌岌可危矣！

然而中国的历史并未按其固有的时序行进。一场由鸦片引起的、实质上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的东方的战争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也改变

了国人眼中的华夷关系，一向自居为世界中心的华夏民族在“红毛番”炮口的威逼之下走进了近代。偌大的中国在炮火中惊醒，又在炮声过后不久昏昏地睡去，继续去重温“八方来朝”的酣梦。君不信，请看，战争冲击后古老的国家机器依然在运转，百姓们依然过着只要有碗粥喝就会山呼万岁的生活，士子们仍在科举仕途上踟蹰拼命。

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虽说鸦片战争的硝烟退去未久，可战败的耻辱却渐渐被国人忘却，大清朝风景依旧。这一年，广东落魄童生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训》问世，地火就要在南中国大地上燃起。也就在这一年，浙江举子俞樾与其兄俞林一起，离开了客居二十余年的浙江省的临平镇，北上京城，参加会试。24岁的俞樾春风得意、年轻气盛，初次远途北上，他喊出了“屠苏一杯酒，饮罢即天涯”的豪言壮语，大有志在必得的雄心。但此次春闱兄弟俩却双双落第，只得匆匆打道回府。

庚戌春（1851），俞氏兄弟俩第三次北上赴京赶考，一路上，兄弟俩水陆兼程，风餐露宿，当船行至距丹阳城7里的青杨浦时，两人正坐在舱中看书，不想南风乍起，一个大浪袭来，霎时间船被掀翻，兄弟俩顿时卷入滔滔的急流中。他们只得抓住覆舟的船舷，随舟漂流，所幸的是覆舟很快就被狂风刮到了岸边。事后，俞樾有诗描述了哥俩的遭遇，“谁料危机即此伏，性命几与蛟龙争”，“天旋地转此一瞬，使我目眩心怦怦”。兄弟俩真可谓有惊无险，事后俞樾感慨地叹道：“嗟我远游竟何事，所为只此区区名”，科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由于兄弟二人到京城的时间比较迟，先前预定好的吴兴会馆已经住满了从浙江前来参加会试的举子们，会馆中只剩下清远堂一间长期无人居住的小屋。此屋用编秸糊纸的门障隔开，地方狭窄，条件十分艰苦，哥俩只能联床而卧。吴兴会馆因地处宣武门外的半截胡同，距崇文门内考试的贡院有十里之遥的路程，赶考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39年后，俞樾已是名满天下，值会馆重修之际，会馆请这位大儒题一联于清远堂，他感慨地书寄了一幅28字联：“萃一郡七县人文，科第春秋来接轶；诂州有九年旧梦，兄弟灯火卧联床。”^①

① 俞樾：《春在堂全书·楹联录存》，卷4。

考试完毕后，兄弟俩回到会馆，等候发榜。出榜的前一天，参加考试的举子们心情都非常紧张。为了缓解焦急的情绪，俞林便约俞樾和同郡的举子数人，到龙树院小饮清谈，互相约定，在此期间任何人均不得谈论考场的得失之事，以免为等候发榜而着急，直到傍晚大家才返回会馆。此时老仆急忙告知，今天中午就已经知道俞樾中式进士的消息，因不知主人的去处，所以未能及时通知。俞樾听后笑道：“总待明日榜出方信，此时知之犹嫌早也。”

道光庚戌年（1850），是道光皇帝在位的最后一年。在此种情况下开科取士，或许这便是李鸿章后来讲的庚戌科进士“榜运”不佳的预兆吧。此次京城春闱，浙江德清俞樾高中第64名，成为德清俞氏一门的首位进士，看来俞樾的“榜运”还是不错的。

更令俞樾不能忘怀的是，在尔后不久进行的礼部覆试时，他竟获得第一，定为“覆元”，虽说这不能与状元相比，但也算是十分荣耀了，备受世人注目。俞樾与孙衣言、陆增祥、徐桐等人同被赐为进士及第。覆试那天，保和殿的大堂上，鸦雀无声。考生们望着“淡烟疏雨落花天”的题目在苦思答案。巧合得很，该题目真有点暗合大清国运末世的衰败之相，更为有趣的是在道光皇帝行将入土之时，出这样的题目，确有不祥之兆。可当时的俞樾没这么想，也不敢这么想。面对题目，他并不感到为难，反而诗泉喷涌，也许是他擅长以花为题赋诗的缘故，15岁时便有“秋风秋雨兰陵城，绕城菊花如云平”的佳句。刹那间，他迅速捕捉到脑中的灵感，笔下流出“花落春仍在”的五言绝句一首，尔后，洋洋洒洒地挥写小文一篇，破解了题目，为千古科场留下了一段佳话。

历史上科场中难留佳诗，可“花落春仍在”作为科场佳句，则久为世人所知，声名远播，影响了俞樾的一生。原诗为：

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淡浓烟尽活，疏密雨俱两。鹤避何嫌缓，鳩呼未觉忙。峰鬟添隐约，水面总文章。玉气浮时暖，珠痕滴处凉。白描烦画手，红瘦助吟肠。深护蔷薇架，斜侵薜荔墙。此中涵帝泽，岂仅赋山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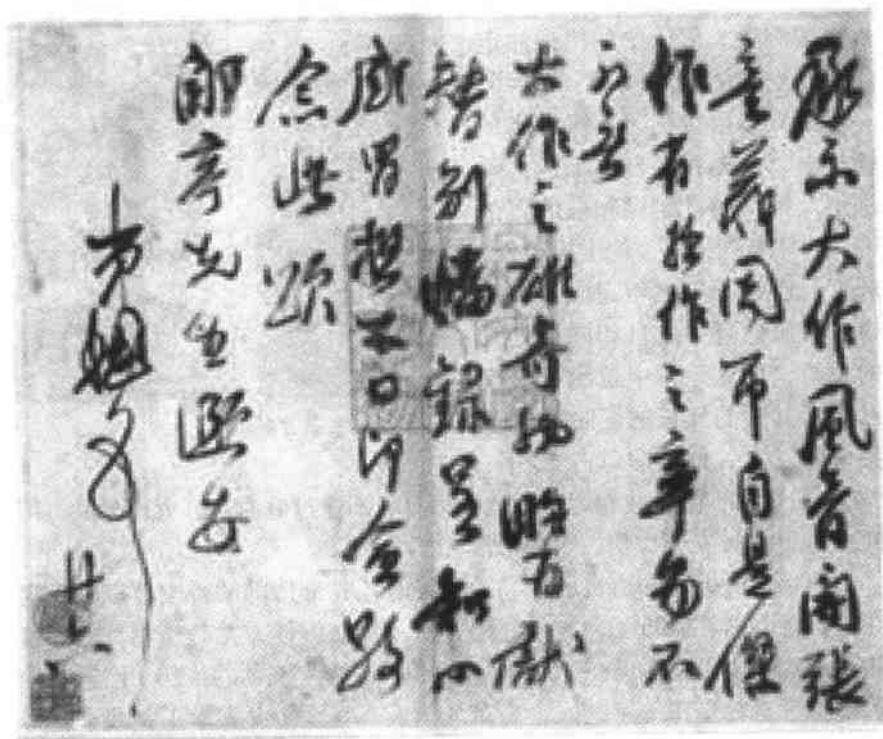
① 俞樾：《玉堂旧课》，《春在堂全书·俞楼杂纂》。

30年后俞樾在《俞楼杂纂·玉堂旧课》中写道：“嗟乎，自庚戌至己卯三十年为一世，玉堂旧梦久付飘风，何图此本犹存篋衍，正如白头老妇拾得旧日花钿，俯仰今昔，感慨系之矣。”“此庚戌进士覆试题也，诗甚不工，然‘花落春仍在’句，为吾师曾文正公所赏，其后余遂以‘春在’名堂，因此名集，至今海内皆知有《春在堂全书》，则此诗其缘起也。”

当时从考场下来的俞樾对覆试的答题感觉不错，但心里总是惴惴不安。因为俞樾明白自己从小好古，精研篆隶，而在小楷上却用功不多，可殿廷考试，尤以“字体”为重。科场所讲的“字



“花落春仍在”为曾国藩所赏，其后遂以“春在”名堂，《春在堂全书》则由此缘起



俞樾行草书法

体”，就是以赵（孟頫）体为底而形成的馆阁体。它各个漆黑，大小一致，形同算子，犹如皇权专制下驯化出的一个个“顺民”，毫无生机可言；它利于实用，宛如听命于皇上任意摆布的“子民”。艺术灵感强的学子往往不善此道。提起俞樾的书法，举世公认其行书浑厚洒脱，而且隶书的水准，晚清的书法家出其右者寥寥。可俞樾却偏偏拙于科场的馆阁体，如果此次科场的座师是乏术于世事的迂腐酸儒，拙于馆阁体的锦绣华章将被淘汰。但历史的机遇注定俞樾和当时的殿试考官、日后的一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缘。当黄榜挂出，俞樾看到自己不但被赐进士及第，而且在保和殿的覆试中，居然名列第一。他喜出望外，庆贺自己在而立之年完成了科场拼杀，虽然登第之日如同过庭般的短暂，但这荣耀中蕴涵着与自己寒窗共读的兄长的期盼和故园慈母的思念，他随即口占40字：

“三十初通籍，微名敢怨迟。所嗟登第日，不逮过庭时。灯火仍兄共，门闾慰母思。长安春有信，早报故园知。”

事后，俞樾才知道自己的卷子是经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审阅后定夺的。曾国藩在阅批了俞樾考卷后，认为诗文俱佳，尤其是卷首的五言律句的首句“花落春仍在，天时尚艳阳”，被赞为破题的绝句。他遂即传示给主考官杜受田（字芝农，山东滨州人。官至协办大学士，咸丰皇帝的师傅），以及其他阅卷的考官，并且执意要将俞樾举为第一，同僚们聚



俞樾隶书对联